

歷代 日記叢鈔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sepia-toned illustration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y desk. In the center, an open diary or ledger lies flat, showing columns of text. To the left, a dark inkstone holds several brushes. A small lamp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desk.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scholarly and historical.

歷代日記

學苑出版社

歷
代
日
記
叢
鈔

日記

復齋日記敘

予嘗慕司馬公日記遇事有可記隨筆記錄先翁間或見之謬賜與可自是益勤然向不得志不以爲意多或散失今春教諭弟攜葉文莊公水東日記回與予記者事多相同因與弟輩究竟錄出凡若干條心迹卑遠不得居邇京師而恒與大人君子相接口口與論夫大事書大夫德而區區口口傳聞與遐方下邑鄙細之事管窺蠡測淺見薄口口口詎能免耶口口段成式之雜俎岳珂之桎史陶九成之輟耕錄固口外之言也逮今猶存而是時國人或不取信傳不口口口係於國與野口千金敝帚亦以口口口口

口口口歲蒲節日復齋許浩敘

千金難得衣以口口口口

之難得幾固口代之言也數今節於而思我國人莫不

口口口謂難矣惟口是知為之難此固何之難也國水

國國口口謂難與豈式不口謂難之事皆難蓋國對是

而而口與大人君于則對口口與國夫大事害大夫而

同因與與輩災竟難出凡苦于對心者事數不替因國

今春特難與難藥文非公水東日口口與于諸客事是

之難與與口自益益難然向不替志不以益意是與難

于曾慕口口公日口口與于諸客事是

口口日口口

復齋日記上卷

會稽王冕元章有高才。其墨梅冠絕古今。斷縑殘楮。人爭寶之。其畫梅多自題。有云我家洗硯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用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其初見高廟應制題梅詩曰。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北人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上大賞之。

僧玘太璞。吾姚人。專心禪學。藏經五千四百卷。無不成誦。高皇帝雅愛之。一日問之曰。爲僧不了。其報云何。玘對曰。爲僧不了。永墮阿鼻地獄。上曰。出何典。玘曰。出藏經第幾

卷都御史詹同目之曰。若奈何爲此對。玘曰。玘釋氏不敢背教。亦不敢欺上也。上頗聞其語。詰之。玘以實對。上變色曰。然則吾當受是報也。玘叩頭曰。天生聖人。爲生民主。豈同於凡類耶。上曰。此又出何典。玘曰。出藏經第幾卷。上命取經閱之。信然。大悅。諭諸大臣曰。卿等雖各有才。不若是僧之忠誠也。臨終沐浴更衣。詣上告訣。上適有事不見。玘望位叩頭曰。臣有生緣無死緣。卽退。上聞知其語。嘆曰。噫。玘死矣。使人視之。果已卒。遣人諭祭。驛送還鄉。

御史臺管勾宇文桂犯罪。搜其衣笥中。得私書百封。皆浙右人獎誘之言。或欲私求進。惟平涼知縣王軫之父。託寄

軫一書。勉其忠孝。盡心於職。餘索少許。附子川椒。以養衰老。高廟見之大悅。親賜璽書獎諭。及白金百兩。絹十疋。附子五枚。川椒五斤。是雖聖明旌善之厚。其亦軫父之誠。有以感動之也歟。

林舜舉子同善。元省試第七人。任泉山書院山長。因號泉山。設教有方。元亡。變名字遠遁。國朝徵天下賢良。有司鈎致。遣行人多齎金帛。泉山攜一謹愿僕同行。途中以金帛授僕而自裁。戒使勿返。蓋不欲使其家人知也。子世懋。官至太守。號芹邊。孫勤。號樸庵。奉新教諭。皆有詩文行世。學者稱爲三林先生。樸庵子大猷。國子監丞。大猷子夔。庚戌

進士人皆以爲泉山忠節之報云。

元都事蘇天爵類集元名人詩文如姚牧庵輩亦與凡七

十卷。

按今本七

名曰國朝文類御史南鄭王理爲序今牧

庵輩全稿不復見而於此獨存其有功於諸人歟。

予觀文公先生之作資治通鑑綱目倣諸春秋而立凡例其義甚精及觀全編則其間所書多與凡例不合心竊疑之既而考之先生與林擇之書有通鑑工夫浩博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須來年春夏間入近山僧寺中謝絕人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蓋心力不強其間稍似間斷便覺條例不貫故須如此之語而他書又謂是書實授之門

人訥齋趙氏而成於其手。乃知先生僧寺之期。竟弗及酬。而訥齋所成。於凡例之旨。先生未必能盡究也。何後學之不幸如此耶。所幸凡例俱存。可以取正。故上虞徐昭文得爲攷證。以明先生之意。今考證已附入綱目之後。凡例尙未載。累言之於有力。使梓入之。而未遂也。用志之。

錢宰武肅王之裔。善詩文。高廟徵修尙書。

按錢宰與劉三吾等纂之尙

書選是也

會選孟子節文。宰爲詩曰。四鼓皤皤起着衣。午

門朝見尙嫌遲。何時得遂歸田願。睡到人家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殿宴。上笑曰。錢宰昨日好詩。然朕曷嘗嫌汝。何不改爲憂字。宰惶恐謝罰。未幾遣還。高廟待士之隆。

如此。

元中書左丞余闕。嘗名安慶太守韓建之堂曰大節。而爲之記。大略言其爲政簡易。及寇至。乃不懼而有臨大節而不可奪之操。蓋亦溢美之也。及元末亂。余公乃爲之守。而居是堂。增城浚湟保障之。□年。城始陷。而公死焉。是其所爲大節者。乃自成也。昔趙昂發判池。嘗作堂。名從容。冀可於此而從容耳。及後元兵南下。趙遽引客至堂。指所扁字曰。吾必死於是。古人謂從容就義難。此殆先兆也。公名是堂大節。而後竟死是堂。豈非亦其兆歟。公之大節。素所蓄積。亦於此而可見也。池與安慶相隔一江。趙夫婦同死。而

公亦然。忠肝義膽。交映江潯。長江之輝。一何多耶。沙漠道途。風物傷感。□於參議張輝卿北上紀行。學士王仲謀中堂事記。蓋元盛時。風景如此。今當不然矣。

陳壽分宜人。聘某氏。未成婚而壽得癩疾。其父令媒辭絕。女泣不從。竟歸壽。以己惡疾。不敢近。女事之。三年不懈。壽念惡疾不可瘳。而苟延旦夕。以負其婦。不如死。乃私市砒。欲自盡。婦覘之。竊飲其半。冀與俱殞。壽服砒大吐。而癩頓愈。婦一吐不死。夫婦偕老。生二子。家道日隆。人皆以爲婦貞烈之報。安成李翰爲予言之如此。

宋孝宗因觀文海。勅宰臣王淮周必大。諭祕書郎呂祖謙

取有益於治道者。編次成書。書成而疾作。孝宗驚惜。令取閱之。曰。呂祖謙所編文海。採摭精詳。與除直祕閣。賜銀三百兩。絹三百匹。賜名皇朝文鑑。且令必大爲序。下國子監版行。有娼疾者。密奏文鑑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是乃借舊以刺今。又其所載奏疏。多指祖宗過舉。尤爲非宜。於是孝宗遂以爲載鄒浩諫立劉后之疏語訐。別命他官按即崔敦詩也修定。而版行之議遂寢。呂以病歸鄉里。遂絕口不敢言文鑑事。後必大作序。緘以傳呂。呂一閱而藏之。蓋其所序未能悉其意也。呂曾自言其去取之意云。國初文人尙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司馬

二蘇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摘其尤者一
二。以備篇帙。或其有聞於時。而其文不爲後進所誦習。如
李公揮孫莘老李太伯。亦搜求其文載之。使不湮沒。或其
嘗仕於朝。不爲清議所與。而其文亦自有可觀。如呂惠卿
之類。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又嘗謂本朝文
人。比之唐人韓退之杜子美正少。如柳子厚李太白。則可
與追逐者。周美成汴都賦。亦未能侈國家之盛。止是別無
作者。不得已而取之。若斷自渡江以前。蓋以其年之已遠。
議論之已定。而無去取之嫌也。其所著如此。人豈能知之
乎。晦翁晚年語學者。以爲此書編次。每篇有意。每卷首必

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則取五鳳樓賦之類。其所載奏議皆係一代政治之大節。祖宗二百年規範。與後來中變之意思。盡在其中。讀者着眼便見。蓋非經濟錄之比也。文鑑於此遂傳。彼媚疾而沮撓之者。有何益哉。

按今本一
百五十卷

呂氏元鑑
未行也

張顯宋狀元。既廷試。高皇帝夢雙燕墜地。及臚唱得顯宋大悅。後爲國子。

永樂間。李馬廷試第一。御筆改爲騏。唱名。馬不知爲己。不敢應。上曰。馬也。復唱李馬。乃出拜賜。是改王拱辰之事。復見於昭代云。

予嘗觀諸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而竊感曰。茲讓值智伯。然亦智伯之值讓也。使讓不值智伯。讓固不見知。智伯而不值讓。亦無讓也。噫。世果無豫讓歟。無智伯歟。

高皇帝罷相。政皆獨斷。惟制誥之事。任之館閣。永樂間。解縉以草登極。詔稱旨。以政任之。不久而黜。一日且暮。寧夏報被虜圍。上悉召閣下諸老。皆已出。惟編修楊子榮赴命。上不懌。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子榮徐曰。不須救也。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勅守臣固

守及隣近諸城壁隄備可矣。不必遣兵而重爲煩擾也。上頗回顏曰。明日與諸老來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上召子榮以報書示之曰。卿何料之審也。喜見於色。問其名曰楊子榮。命去子字。單名榮。卽命入閣。與楊文貞楊文定同事。寵遇日隆。然入謀於內。未嘗以宣於外。外人亦不知趨之。故成永樂之治。宣德間仍舊。至正統中。三楊繼沒。繼之者頗攬威權焉。榮後諡文敏。三楊心迹大抵相同。而文敏才實通敏。機務總至。斷決如流。而善承人主意。徐引於正。二楊皆以諫東宮事繫獄累年。文敏雖嘗諫。上不罪也。說者謂其相業有姚崇之風焉。

公欲疏之也。上知其情，不允。其知遇如此，宜其悉心盡力，而累建夫勲業也歟。

文皇帝初營天壽山，勅皇太子漢朝。十按三太王祖未子聞得有封者王二

王也之似誤是韓二王皇太孫往視，過沙河，却輦步進。皇太子有

足疾，中官扶從。時或失足，漢王曰：「前人失足，後人把滑。」皇

太孫應聲曰：「更後人把哩。」漢王怒目回視久之，天縱聖人，

雖一時謔浪之語，而後來武定州武成之略，已具於此矣。

洪武初，安南國王陳日烺來降，高皇帝封爲安南國王。明案

史安南而傳自洪立武末姓年安南國相黎季其子弒曰陳氏查謂王又帝盡

則舜戕商字胡上公必後有云脫云據此而戕其宗，詭稱胡一元子胡蒼，冒